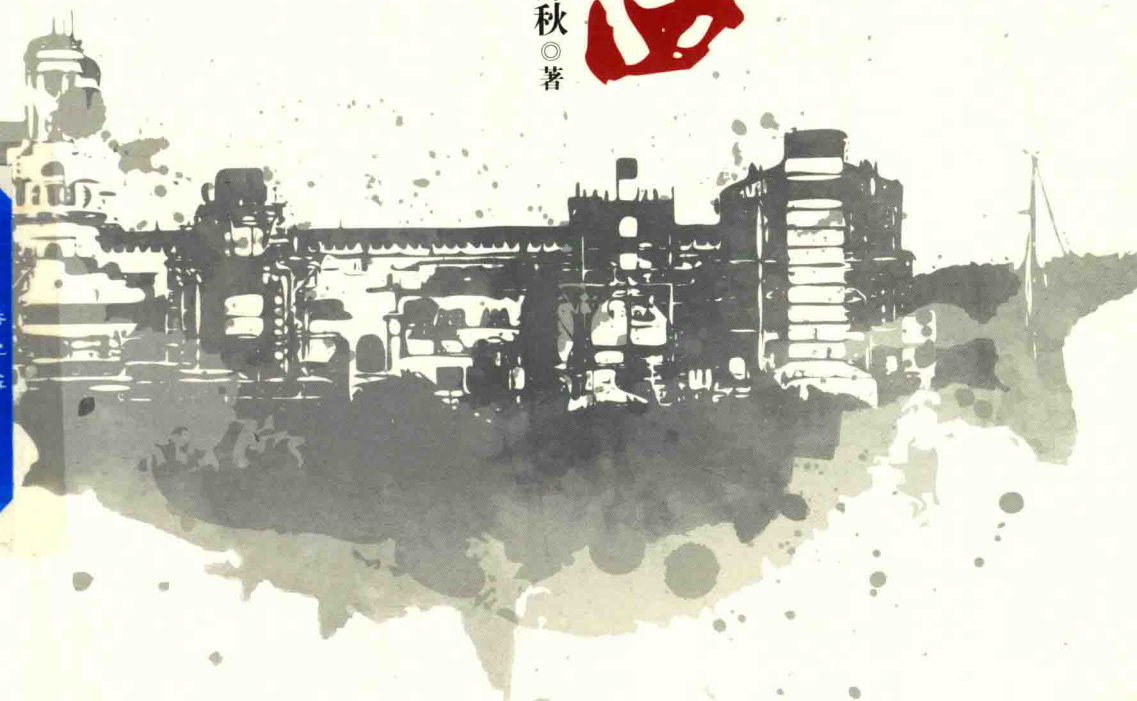


月 印 京 西

王锦秋◎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月 印 东西

王锦秋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印京西 / 王锦秋 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387-5393-6

I. ①月…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3463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杨迪

装帧设计 WONDERLAND Book design

排版制作 李楠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月印京西

王锦秋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660mm × 940mm 1 / 16 字数 / 240千字 印张 / 22

版次 /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 /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4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新诗已旧不堪闻，江南荒馆隔秋云。

多情不改年年色，千古芳心持君赠。

——题记

目录

—
第一章

1

—
第二章

37

—
第三章

63

—
第四章

87

—
第五章

119

—
第六章

167

—
第七章

183

—
第八章

205

—
第九章

237

—
第十章

273

—
第十一章

297

—
第十二章

319

第一章



就在白云霓为装修新房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埃博拉在西非暴发了。当时丈夫雷学武正忙活着在客厅调试新买的电视，恰好看到循环的新闻播报，他立刻吃了一惊，没想到疫情发展得这么迅猛。只有专业人士才清楚发生了什么，现场会有多么血腥残酷，而主持人程式化的播报显得那么轻描淡写。他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对着正在书房里指导装修工人安装书柜的白云霓喊了一声：“喂，我们这下子可有事干了。”

装修这事会把人搞疯的，白云霓一脸急躁地走出来，扫了一眼正在播报的新闻，她看不惯丈夫一向沉不住气的性子，平淡地回应道：“这事还轮不到你操心。”她搞了这么多年的防疫工作，什么样的病毒没碰过，再说她前年还去过一次塞拉利昂，服下大量的抗疟疾药至今还让她反胃呢，那药的副作用实在太大了，她有两天都处于晕眩状态。她立刻给医院的信息中心打了一个电话，她需要了解到更详细的情况。

接着，她一把将丈夫从非洲的疫病场景中拉了回来，说道：“再说这事还有老太太呢。这间屋子我就是喜欢冷色调的漆，与地板比较搭配。”

……肯尼亚航空宣布自9月20日起暂停飞塞拉利昂的航班，法航虽然官方未宣布取消飞塞拉利昂的航班，但法航机组人员表示拒绝飞往塞拉利昂。以前还有从弗里敦开到几内亚科纳克里的船，那时候船也没有了。只剩下飞往摩洛哥和布鲁塞尔的飞机，机票几乎抢购一空。

据联合国的官方通报，西非的这次埃博拉疫情，是这种病毒近四十年中最严重、规模最大和情况最复杂的一次暴发。研究证实，疫情的蔓延主要是人际间的传播。因此，隔离患者是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埃博拉病症初期的防治需要对本地科学家和医生进行更多培训。如果国内的病情可以准确快速地确定，那么疫情将会减弱。没有人能预测出此次疫情将持续至何时，疫情完全得到控制也许仍需要数月的时间——而且只能依靠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和援助。

冷色调的！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居然还想着漆，雷学武鼻子哼了一声，没再搭理她，继续沉浸在电视现场的画面中：抬尸下葬的混乱队伍，大街上仍然川流不息的人群，持枪警戒的士兵，手持体温枪的医生……他想象着接下来医院即将变得忙乱不堪的场景，谁会带队前往呢？他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嗅觉敏锐的人，他的大脑快速地盘算起来。

新闻结束后，他还有点儿意犹未尽，转过身看了一眼身形日渐丰满的妻子。她的头发凌乱，只随使用皮筋扎了一下，她什么时候变得对自己如此马虎起来，而她拥有的美丽衰减之快令他吃惊不已，岁月显然对

女人更加无情。她曾经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女人啊，还带着那么几分妖媚，尤其那一双带着钩子的眼睛，透亮润泽的皮肤，曾经让多少男人丧了魂魄，而如今的她竟如此世俗粗糙，她自己竟然毫不在乎。此时在她眼里，对付凶狠的埃博拉要比装修房子还容易些。在这段装修新房的日子里，她也不知道哪里聚集来的火气，总是有意无意地随时爆发，找碴儿吵架。是啊，她快要到更年期了，也许他以后的日子更苦不堪言，她手里有着自己太多的把柄，埋积的怨恨随时成为她嘴中的冷箭。

正想着，门铃突然响了，雷学武没好气地打开门。有可能是白云霓不知道又在哪里订购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昨天送的那张钢架的欧式床，价格高得惊人，她却说那是花了半个月挑中的最结实的床，她再也忍受不了床发出半点儿动静了，女人一旦神经过敏起来会把人逼疯的。整间屋子让她弄得冷冰冰的，就像是住院部的病房一样，就差安装消毒设备了；而他希望新家足够温暖，他内心总有一股无法释放出的激情，也就是欲望，一种无法安分的渴望。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每次看到她，他心里总生出巨大的遗憾，女人是男人的归宿没错，但要完全固定在一个女人身上，基本就是痴人说梦。他走进新家时，就会想起在医院家属院的那一段临时凑合式的日子，那间灰扑扑满是霉味的旧房子已经让他受够了，还有喧闹不已的左邻右舍，那段闹哄哄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

门口站着两个人并没有进门，看样子也没有打算进来，而是冷静而有礼貌地上下打量了他一下，身上带着某种神秘威严的职业习惯。他们有些阴暗的目光盯得雷学武心里发毛。

“你就是雷学武吧？”其中一个谢顶男人轻声问，大概是怕惊扰了屋子里的人，旁边那个黑脸的瘦高个儿更是像根木头一样沉闷。

雷学武不耐烦地回答道：“你们是什么人？”其实他整个人早已经怯了一半。

“我们是市纪委巡视组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那个谢顶男人继续慢条斯理地轻声说，没再多说一个字，大概怕过多的言语会吓着他，自己的身份就已经带着足够的威力。

屋子里的人并没有听见屋外的交谈，继续乒乒乓乓地各自忙活自己手头的活儿。雷学武倒吸了一口冷气，身体发软，脑子嗡地响了一声，空白了好一会儿，人才镇定下来，盯着对方脑袋那片发红的不毛之地发愣。立秋后的天气凉了，他的身体更凉了。跳出来的第一个念头还是白玉兰，没有人敢绕过老太太直接到京西医院来扯淡，何况他是白玉兰的女婿。他侥幸地想着，然后问道：“这事白院长知道吗？”

对方早有准备，不温不火地客气说道：“这事还不至于惊动她老人家吧，我们就是例行公事，还请你配合。”

雷学武脑子终于恢复了正常，镇定一下心神说：“好吧，我和爱人交代一下可以吧？”

那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其中一个开恩似的说：“给你几分钟时间，你不需要带任何东西。”

生平还是头一次遇见这样的事，白云霓听完后身体几乎支撑不住，她不相信雷学武能做什么过格的事。被纪委盯上，按道理讲通常是经济上犯了事，雷学武进进出出的流水账都在她心里呢，纵然他浑身毛病，

但绝不是一个贪图金钱手脚不干净的人。他爱的是权力和女人，再说了，一个大科室主任迎来送往的那点儿人情礼物，还放不在人家纪委的眼里。

两个人站在刚封闭好的阳台上，突然间没有了隔阂，变得亲近起来，心往一处跳动着。

雷学武说：“你是知道我的，我的屁股干净得很，估计他们也就是了解点情况，很快就会回来，你不用太担心了。”

白云霓拉着他的手，眼圈泛红了，咬着牙说：“人家都找上门来了，事情会小吗？你有什么还瞒着我的赶紧说出来，我会马上去找老太太，补救一下。”

雷学武苦笑道：“我若是贪财，会现在才买房子？我猜测是有人整我，可是我这个指甲盖一样大的官儿谁会整我呢？”他苦恼地想着，忽然后道：“你敢说这事老太太不知道吗？”

听到这句话，白云霓立刻反驳道：“你怎么会想到她？她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你不能把所有事都推到她身上。”

两个人简短的交代结束，一点儿头绪也没有。白云霓有些茫然地看着雷学武上了那辆黑色轿车，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太不真实了，就像他临时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一样。他的脊背像被打断了似的，再没有从前那股挺拔傲慢的劲头了。眼见车没影儿了，她马上把装修的工人打发走了，一个人瘫坐在新买的沙发上，大脑一会儿万千思绪涌出，一会儿空白一片，人像感染了病毒，身体一会儿凉一会儿热。

这个时候，白玉兰刚参加完紧急的院长办公会，正在静谧的办公室里看着有关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内参和报道，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中。好久没有这种冲动了，这个领域要得到社会重视的机会并不多，还有几个人会相信传染病会成为人类的威胁？他们关心的是癌症、高血压，京西医院快成了全科医院了。防治传染病没有效益，而且总是处于被动等待的状态。她预感到，省里打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卫计委）的报告这两天就会批下来，其他医院难以应付这样突如其来的重大疫情。这次埃博拉蔓延的速度和规模难以想象，情况也基本清晰了，她最关心的是这次救援队的立足之地——中塞友好医院，那所医院没有传染病医院的设施，而且已经紧急关闭了。

她得来的最新疫情报告是：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中塞友好医院的援非医疗队的医生们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7月31日凌晨，医院接诊一名特殊的患者，中国医生是在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常规检查。8月1日晚上，患者出现了昏迷，医院立即安排了抢救。不久后，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专家就来到医院。原来这名病人是当地防疫中心的一名护士，几天前就开始发烧，防疫中心怀疑她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于是对她进行抽血送检。在等待检测结果的时候，病人自知情况不妙，于是私自跑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中塞友好医院。不幸的是，这名护士在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四个小时后不治身亡。

中塞友好医院随即关闭。亲临现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写道：中塞友好医院门诊大厅的分诊台上，一本患者资料登记簿记下了关闭的日期：8月1日。到处弥漫着消毒后氯水的气味，一些医疗垃圾还未做处理。就

是在那天晚上，与病人接触过的七名中方、十名塞方医务人员全部就地隔离观察。医院的大门紧闭，由全副武装且佩戴口罩的军警把守，往来人员必须查明身份，并经过重重确认才放行。曾接治过埃博拉确诊病患的门诊楼已经关闭，住院楼的病人也全部撤出，整座医院显得异常空旷。发现确诊病例后，塞卫生部和医院对整个院区进行了两次彻底消毒。

在门卫室里，军警和医院保安戴着手套并排而坐，他们面前摆放着一桶含氯消毒水。塞方的十名医务人员被隔离在医技楼，医技楼后面是被隔离的中方医务人员所在的住院楼，被隔离的医务人员住在二层，医院安排了专人每天送饭。他们也不是与世隔绝的，那里有互联网接入，与外界联系畅通，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除了被隔离人员外，其他中方医护人员待在一座专家楼里。在首都弗里敦市金哈曼路医院工作的一名中国医生也曾因为接诊埃博拉确诊病人而接受隔离，但已经排除了感染的可能。

记者走在路上，很多人还会大声地向他打招呼，一旦他戴着手套和口罩出门，周围的人就会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他。在药店里的一次性手套一副2000利昂（约合0.44美元），免洗消毒液13000利昂（约合2.89美元）。也就是说，一副一次性手套足够买两块面包，这些防护用品被大部分当地人当成了奢侈品，病毒还是抵不过饥饿。

当白书中弯腰低头进门时，白玉兰正用一把油亮的牛角梳一丝不苟地缓慢地梳着她满头的银发，沉浸在别人难以接近的世界里。她脑子里一边

想着中塞友好医院，一边梳理着明天中央电视台的连线采访内容，和她同时接受采访的是国家卫计委一位官员。每当国内有传染病疫情突发时，她都是以首席专家的身份出现。她自带那种稳定人心的气质，目光和嘴角都含着某种毋庸置疑的承诺，根本无须事先排演，因为她总是用准确精练的词语叙述，无论把她置换到何种场景，她都没什么大的改变。

这会儿，她的眼睛扫视着这个总是让她感到意外的亲戚。白书中每次见她时，总是穿着一套崭新的西服，以示对她的尊敬。

当白书中把《洪流——京西地下党活动纪实》的书稿摆在她面前时，白玉兰真是感叹这一对父子的精明，在自己身上做足了文章。白书中原来是她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一位已经退休的中学语文老师，他找上门来攀亲时，白玉兰警惕过他的来意。当他说出自己的想法时，白玉兰的心还是动了，那一段历史她还是念念不忘的，除了她，谁还会在意呢？于是她随即同意自己掏腰包来做这件事，也想证实一下这个白书中有几分本事。没想到的是，这个白书中还真卖了力气，跑遍省市各个档案馆查资料，四处找人采访，几年下来，还硬是把这本书写出来了。当时她只是对他半开玩笑地说：“老马这一生算是可惜了，他是当年京西和平解放的功臣，要是能为他留下一点儿资料，也不枉我跟了他那一遭，但里面最好别提到我。”

看着那一摞打印书稿，她顿时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她想起马青山两道像火焰一样燃烧的眉毛，他活着的最后两年，那两道火焰终于熄灭了，他已经变成废人，而她则被禁闭到京西一间简陋的平房里，接受组织审查，随后又去了北京，然后又去了西郊农场改造。结果，他还是

被他的原配杜爱真夺走，离奇的是，他们竟在同一年死了，都化成了尘灰，不再和她有任何人世间的纠葛。在她心中，他们之间的缘分就是轻淡的，这种结局也是注定的，不过她对他还是深怀内疚的。

道了一声“辛苦”，她随手翻了一页，偏偏那一页是她与马青山、柳原的一张合照，若非亲眼所见，她早忘了还有过这样一张合影，那是吴燕如匆匆用德国徕卡相机拍的。背景就是吴家的院子，那栋房子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扒掉了，原址上现在矗立着市法院的大楼。照片中，马青山还是戴着那顶“跑狗牌”棕色毛呢礼帽，柳原穿着崭新的军服，那时他刚刚兼任陆军医院防疫中心的专家，军衔是中校，而她正居于两个男人中间，有些妩媚地笑着，身体侧向柳原一边，因为柳原刚刚通过了马青山的秘密审查，同意他们可以正常交往，实际上，她一直也没有停止过与柳原的秘密恋爱。

那个妩媚的女人竟然是自己，浓烈的爱意在脸上发着光，刺着她的眼睛。她的心脏强烈跳动着，甚至担心会一下子跃出了胸腔。她的眼睛开始发了花，照片中的情景隔着岁月，依然刺痛了她，刺得那么深切。她一度认为，过去越来越像不真实的存在，像梦一样稀薄，化为虚无。没想到自己此刻却会一触即溃，涣散如水。柳原一脸春风得意的模样，身上流淌着勃发的神采，他的傲慢因为她而有所收敛，当时她身子的左侧碰触到了他的右臂，她此刻依然能真切感到他身体传递过来的温热。而马青山冷酷的脸上还带着些许的嫉妒，有些尴尬地笔直站立在他们旁边。看着这一幕，她忍不住笑了。

时间不会为某一个人停留哪怕一秒钟，照片里的一个人死了，一个

人在失忆中苟延残喘，都曾是她生命里最重要的男人，所有这些沉重的记忆现在都交到她一个人的手里，让她越发觉得宿命般无奈，纵然有万般的委屈，却无处可以倾诉。

望着白书中期待的眼神，白玉兰手抚着稿子说：“书中啊，我和马青山的合影万万不可出现，而且书稿要给马家的后人看的；再有一件事，马青山已经挪回马家祖坟了，你有时间代我看看去，千万不要说这事与我有关系。书稿我会抽出时间慢慢看的。弄完这个，再麻烦你把京西医院的资料找一找，弄个院史出来，你是个肯下功夫的人，院里那几个人弄的那个院史没法看，就是糊弄人的流水账。一会儿，我还要开一个紧急的电视电话会议，也就不留你了。”

白书中舒了一口气，自然欣喜，“您放心。只是可惜如果没有您，书是算不上完整的。那些资料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

白玉兰摆了摆手，叹口气说：“我个人微不足道，我都到这个年纪了，还会为这点名声争什么。这书就是为老马写的，算是留个念想吧。其他的我自己看看得了。”

岁月无情如此，埋葬了他们曾经有过的野心、热情、爱恨情仇，那一行行后人写的东西又能记述下什么呢？恐怕连一个人的一丝呼吸都不能复原的，而且谁又看得懂其中的奥妙呢。只有在她有限的记忆中，他们才是真正还活着的人。

开完国家疾控中心电视电话会议后，白玉兰知道，京西医院出发在即了，仅有的几家医院列席，京西医院是排在第一位的。紧接着她接到